

白牙琴

逍遙集



07818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伯牙琴三卷宋鄧牧撰牧
抱節潛踪爲宋之遺老而其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
記二篇略抒繁華銷歇之感餘無一字及興亡特以
古初荒遠之論世外曠放之談自釋其佗僚大旨咎
宋之君臣湖山歌舞紀綱叢脞以至於亡而始終不
欲顯言也

伯牙琴卷首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伯牙琴自序

一

伯牙琴

錢唐 鄧 牧 牧心著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

子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昏墊播艱食於烝黎其德澤所浸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

伯牙琴

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長噫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芒芴之間無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蕩乎無涯方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繇乎淫淫乎其相攜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念禹功指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憮然歎曰昔堯之事

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
黻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祇祇
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
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
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濬濟決
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昫昫齊齊
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
則必感然憂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
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

伯牙琴

二

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兪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
進吾簞豆而餐也則見其糲梁與藿藜吾正吾章甫
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華門圭竇而以
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桷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
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沒
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睽爲
舜者慕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虵居之衣冠禮
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
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燋

然恐汚牛腹若高論怨誹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不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孽反覆終始孰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澡雪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逍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雖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游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卽藐姑射之陽所釣之澤卽汾水之湄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

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耶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

伯牙琴

四

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

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揀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

伯牙琴

五

縣令其次爲佐爲史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肖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

則亦竝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竝

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過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

伯牙琴

七

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己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

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

伯牙琴

八

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蛟鱔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玉者迄未嘗不得遇一介之士與人類竝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以勞其力異類足

目棄非如藐然

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旣無求於此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

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閒豈有天地大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興廢所分日與同處而卒莫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無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

伯牙琴

九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竝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達爲稷契臯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真

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旣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求夜光垂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若中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梁肉待之禮以人狗得盛

伯牙琴

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嗤越人曰爾飲食之得獸狗輒盡啖將奚以狗爲越人悟因與分肉多自與狗怒齧其首斷領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與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旦旦薦血食跪而進之將弊市井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其妻若女鬼氣所入言語動作與鬼無不類乃益倚

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重困天神聞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於此作威福不已爲興疾霆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哉

元無人傳

西湖之陽有畸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其言曰昔予祖父所出與少所學業具能識以難故趣逃山谷聞予心惴懼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上空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天有物在吾

伯牙琴

士

下廣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之麗乎空空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垆乎廣廣前者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與吾竝交然憧憧然往來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三物者入吾胸腑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與予心鬪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而與予夢爲接予怠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目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旣生子形日與三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澗

水以泥則惡得無累犀牛之角豈有月哉得月而翫
之月生其角欲復爲完角不可得已今此三物旣生
子胸腑安得復爲完心曷不及子未生明不得而見
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子病
愈行歌而去曰元無人風爲馬兮霆爲輪上天下地
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
臂爭紛紛折股裂喙墮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翛然
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捐大鈞百千萬世名無聞名
無聞元無人

伯牙琴

七

謝臯父傳

謝君名翺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
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
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
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
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閒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
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
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
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

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
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
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
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君不肯區區
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
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
歸杭君已絜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
篤信好學也已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閒君病篤望牧
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

伯牙琴

三

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
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
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
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於文讀之
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
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
藁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上世
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

寓屋壁記

杭往建國湖絕境竝湖而家數千率貴臣邸第毀民舍入者十九惟佛寺僅存易世已來歌臺舞榭日就頽圯僅存者或闢而廣良有天數壬午秋余卜數椽葛嶺下面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兩寺閒故往不爲強有力者所并鄰第迄毀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三十年非偶然者客過問曰西湖一勺水閱興廢多矣向之鬪豪競奢而今安在吾始也未生本無父母兄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欲美色耳欲聲音身欲寧居忽忽百年後墳墓生荆棘廬舍爲瓦礫前日搖精神逐贅者欲安知至此君知其說乎畫舫日數百登酒肉載歌舞朝出水滸夕去城闕去則不知所之君據梧而觀亦有悟乎余亟取離騷案上鼓唇歌之謝客曰子往矣毋落吾事

逆旅壁記

己亥季秋余以貧故館逆旅樓廣不二丈深不八九椽牀榻几案外無餘地瓶無粟衣弊履穿漫不省日得尊酒醉吟而已或者問曰丈夫生不願仕猶當置

田數千頃築五畝之宮爲子孫門地子居逆旅之舍
若將久焉何也余笑應曰子惡乎知予哉余家世相
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
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自以爲富貴不足致方
欲南道三湘入桂行溥海乘桴略樽桑登魯泰山發
古封識讀案此下疑有闕文馬冀北西游入秦過昧谷觀日
之所入十年然後歸使營一丘一壑老焉今旣不得
如意且臥琴挂劍歌詩縱酒暫爲斯樓遇使數百年
後父老過其下者思而稱之何必爲子孫計門地之

伯牙琴

五

大莫大於劉漢中李晉陽矣傳世不數十子孫已無
置錐子謂求田問舍爲足以遺子孫邪曰唯余又曰
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與之遺及
大化之往如土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疆有力者而
今安在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小逆旅也曰唯余又
曰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
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
劍首一吷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大逆旅也曰唯然
則逆旅之舍獨不可以久焉乎哉因識諸壁

永慶院記

歲丙戌夏余游杭永慶院主僧勤肅余請云某平日勤瘁不以營吾私罄所儲得史氏故宅闢茲道場所以酬四恩潤三有非徒游居寢飯而已將句諸當世大手筆必子毋讓爲識之曰由杭北郭外驛道行七八里西折走羊角埂達草營巷是爲院凡屋百二十有七楹地三十畝有奇相舊制或因或革經始甲申良月越歲有八月成嘻史故世臣也及其殷時樹檠戟寘車蓋赴赴在門峩峩在庭燕婉綽約在閨闈臺

伯牙琴

六

榭之上疲於聲伎庖廚之下飫於珍羞物無常主忽其易人還面而思夢邪覺邪於是殿其陽以奉佛堂其奧以演法貝葉晨唱木魚晝鳴左香積右雲會文室巍然歷其後境界變遷榮華消歇蒿目而觀之覺邪夢邪然則廬一也可宅可寺顧其主人一也可凡可聖唯其心又非夢覺所及而說偈言

一切境界如幻如夢了無一法何有變動妄有諸見爲境所移日改日化匪察匪迷如空中花維目之眩空本無花惑我真見今也伽藍昔公相居當其泰奢

清淨如如維此如如不成不壞是爲眞寶萬古恆在
不住名客住名主人盡未來際轉大法輪

友古齋記

錢君德平吳越國王後也性嗜讀書扁友古其齋請
余記余聞所謂友者其志同其道合也愈已不得以
言友不愈已若不足以爲友使抱關擊柝友列國之
君蓬戶桑樞友千金之子人必惑之古人遠矣辭色
弗相接出處弗相及聲名事業又弗得同日語君今
人乃奮乎千百世下強與爲友豈果前所云者君曰

伯牙琴

七

吾取友斯世也多固不敢以人爲不已若又幸愈於
己者退然友之幼而入學以至於居鄉以至於往來
東西槩乎有所益矣安得遺所見而追所聞哉顧孟
氏子以爲友天下善士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者竊有
慕焉故吾讀古人詩則李杜之羈窮韋柳之放達李
陵蘇武之慷慨激烈如支頤搖膝在我左右以爲未
也則讀古人文章又如與漢太史公唐韓柳宋歐蘇
王黃輩終日辯論而弗已則猶以爲未也正冠肅衽
取聖經賢傳讀之於是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孟之

大聖大賢與吾神交意接於唐虞三代之上於是悲
焉喜焉手舞足蹈而不知焉是之謂友古然乎否乎
余曰有一於此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笑之以爲古
人糟粕蓋書所載者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
精粗爲言精爲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
其精泥其言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友爾敢
以爲君規君矍然起謝曰可矣遂識其語

集虛書院記

餘杭孟君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

伯牙琴

九

之子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
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
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
所集乎然心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向
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
所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
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
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君不然

君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
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旣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
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
外奇士游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君無
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
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
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君
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闢
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顏
子始好學終坐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
人哉

伯牙琴

九

亦山齋記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
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爲是以喧爲非亦未嘗以靜爲
非以喧爲是惟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
馳騖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矣飲冰食蘂怡
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
爲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

隱山亦豈得爲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巖穴嬰情好
爵而假容江臯山果靜乎屠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賣
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昧者由境不由心達
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
市而亦山予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爲予言某
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閒嘗
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閒久與相忘忽若
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
山名齋子謂何如子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
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伯牙琴

二

冲天觀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
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
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
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
貞節暨子虛間丘元同輩高蹈其閒遺跡具在至今
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
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

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閒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閒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闌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

伯牙琴

王

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閒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瑩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與談元理常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嗜慾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迹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

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冲天之意衆曰唯牧時
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時大德五
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超然觀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
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
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閒乃五六西坐席未暖又滌
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畱以歲月
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

伯牙琴

三

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
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
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
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寧之生人腹中精神
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
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爲
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
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
自非甚天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

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畱其閒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咫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冲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伯牙琴

三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閒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闢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志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閒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冲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湏咸有法度松柏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

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螿址四周若
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
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
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
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
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
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
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
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遠遜晉唐人

伯牙琴

二函

哉柰何流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
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
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
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
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
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昊天閣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
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

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閒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閒又更洞霄宮舊誌所

伯牙琴

五

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竝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閒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歧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灑烝之表然神化無方向

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
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
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
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
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
地哉是閣建所繫甚重副宮事尚公會辰都監宮事
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
日錢塘鄧牧記

雪竇游誌

伯牙琴

三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
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堰達江江行
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
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
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
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踵者
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
年也水益澀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藥師寺寺
負紫芝山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

出山左涉溪水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蜿蜒下赴大壑
蓋澗水爾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
牧豎相徵逐眞行畫圖中欲問地所歷名則輿夫朴
野不深解吳語或疆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
二三次度大溪架木爲梁首尾相齧廣三尺餘脩且
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
閒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兔園冊邪
漸上陟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林在足下花粉逆風起
爲黃塵畱衣襟不去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

伯牙琴

七

當道髡書雪竇山字山勢奧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
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
翳萬杉間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畱題
不暇讀相對數步爲漱玉亭覆泉竇雖小可汲飲之
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爲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
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
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逕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
橋爲亭曰錦鏡亭之下爲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
之花時影注水涘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

寺而繚曲主僧少野有詩聲具觴豆勞客相與道錢
唐故舊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畱出寺右偏登
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
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崖
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爲飛雪亭憩亭上時覺
霑醉清談元辯觸喉吻動欲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
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羨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
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
高復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湊不
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孟者委弁者蛟而躍
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艷溢
出眉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觀華焉土人
云又有爲小雪竇爲板錫寺爲四明洞天余亦興盡
不暇登陟矣

伯牙琴

天

代問道書

某生無他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爲甚可羞大不獲
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長鯨跨黃
鶴與赤松青琴輩相與恣睢遙蕩於無何有之鄉也

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閒斥鷃望九萬里扶搖之翼局局然笑之惡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爲造物所囿至於生而不著死而不亡曠百萬歲而靈然獨存者唯我爾是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羣動竝作竝止曾無有介然之累足以溷吾胸次者若是足以爲天下達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某自夤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灑然以澄其神溲然以清其耳目皦然以明達及環堵之室從容尸居真

伯牙琴

无

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竝流上際於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穿雖已脗契而獨於天地之數所不行鬼神之靈所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爲尙未有釋然者是以不憚稽顙投地皈命於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匕之劑釋病起疾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尙隱祕天機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復不止忽忽百年後委身墟墓荆棘莽然狐兔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笑之曰公等以仙人自居如何至此乎將必爲師門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屨非舄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發乎情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爲情性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爲阮孚猶愈於祖約畏人況不爲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開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鱗炙

伯牙琴

三

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畱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修

禊故事會於鏡湖一曲舊所謂鴻禧觀今易爲寺遙
望蘭亭招逸少酌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
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胸腑千歲之上不能發其端
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悉
數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
之不與蘊藻潢汙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禮
竟主僧持酒出觴客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出
循柳陰復飲春波橋上歡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太
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仰

伯牙琴

三

見咸驚以爲異人間有起復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
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減永和時乎此去蘭亭不一舍
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郭
雖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無
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醞藉庸可復見方其畱連觴
詠俯仰興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今
政爲我輩發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舉酒
相酌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歎息余解
之曰不然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

死死生生於天地閒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往往者
不得不來憧憧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爲我輩
我輩不嘗爲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爲大者前此蓋未
悟爾於是四人相顧而笑相攜扶而下分流觴曲水
韻賦詩舟中

西湖脩禊序

今年春予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石
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
分韻旣爲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祖禹領東

伯牙琴

三

西州客十有四人脩禊事西湖以子不及與怏怏而
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
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越月歸杭
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
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
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
夫方生而知死足悲旣死而知生足樂豈通論耶一
死一生瞬息閒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
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

今日風流醞藉與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歎別離之難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今所不能則無伺於詩者

洞霄詩集序

案此篇據洞霄詩集補錄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

意或造

伯牙琴

三

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懾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窮陋之地或以詩傳是已杭東南山

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

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

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

山東海圖障姑取其命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聞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塘鄧牧書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迨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間
泯焉弗宣而先生聲名與孤山俱傳問寒梅之幾花
儼清風其在前十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
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
琴之僅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鈞天今也使奉祀祠下
我心慙焉三拜敬薦秋菊寒泉懷哉懷哉何以作先
生於九原

代祭胡葦航文

伯牙琴

三

嗚呼晴晝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
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
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爲霖雨用棟梁器庇天
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尚其
志常調待次眇焉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
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窮愁羈旅
之介必置於胸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咏師弟所論
者經義使坐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之
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安所倚嗚呼遙

遙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無四壁可歸無一厘可糶
悠悠丹旆之言旋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人
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 則夫子與諸生諸
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所
以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哭
亦哭人祭亦祭也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維諸賢茲土之達人也或尙以德或崇以言夫既爲
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年佳哉吾杭鬱鬱芊芊納以

伯牙琴

三五

曼原層城繚以崇山徑川茲秀氣之所鍾故其人俶
偉而靜 昔宋之南有尹氏袁介湖塘而建祠立石
史而磨鐫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
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爲方士之居使之潔粢盛而奉
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
何恃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
沈斷煙雖樵童牧豎過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
素餐而不厭某奉檄來居心酸涕漣關西偏以爲堂
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

地無材何代無賢況東南之鉅邦宜接踵而摩肩自
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間所祀者止若此使生
抱痛而死銜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略莫略於馬遷豈
無浮游大方老死丘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
宣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駕風相顧一笑勿以
姓名之不及紀而遐蜚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
南山之竹而爲編況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旣無
高節茂行表表自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遺恨於
九原三醑以告孰知余心之拳拳

伯牙琴

寄友

案此篇據吳禮部詩話補錄

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游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
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
相思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尊醉黃土浮雲茫茫
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
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沈醉不用醒人
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

漢陽郎官湖

案此篇據元詩體要補錄

仙翁薄暮醉酒歸杖藜逃卻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
倒我笑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崢嶸
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真人邀我倒
玉壺麒麟擘脯供行廚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映
寒蟾孤舉酒酌寒蟾明月下飲姮娥俱霓裳拂雲錦
萬荷露瀉瓊瑤卮麾幢晡靄羅煙空乃有三皇所授
之玉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
曲銀河通真人綠髮披春風錦袍玉雪照天地口說
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略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掃

伯牙琴

三

月色延我石室煙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游地長歎
一覆丹霞鐘風吹仙樂度溪去我亦醉臥香鑪峯

九鎖山十詠

案此十詩竝下和杜南谷一首
據洞霄詩集補錄

陰陰大滌洞古色闕積鐵誰橫一石礙坐與三鳥絕
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肺熱

大滌洞

何年采眞游遺此棲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
浮世幾興亡殘碁耿苔石

棲眞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
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土

龍洞

鳳來青天開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
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轍

鳳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
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跡

仙人隱跡

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閒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
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

雲根石

寒澗豈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緣映帶得意出飛舞外
雖無風霆化自與江海會

翠蛟亭

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

伯牙琴

三

縣知今人游復合後人哀

來賢巖

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縈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
豈無得道者一飲凌八極

丹泉

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苗
何當追遐蹤一笑俯明月

天壇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翩然一笑元蓋
天草木塵埃總湔滌晉人伏虎老空巖秦代隱仙遺
有聲幸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伯牙琴

伯牙琴

三九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
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
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
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
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伯牙琴後序

欽定四庫全書逍遙集提要

臣等謹案逍遙集一卷宋潘閬撰閬大名人晁公武謂其字逍遙江少虞則謂其自號逍遙子疑少虞說近是太宗時召對賜進士第後坐事亡命眞宗時捕得之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閬在宋初去五代餘風未遠其詩如秋夕旅舍書懷一篇喜臘雪一篇閒有晚唐粗獷之習而其它風格孤峭亦尙有晚唐作者之遺蘇軾嘗稱其夏日宿西禪院詩又稱其題資福院石井詩

逍遙集提要

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劉攽中山詩話嘗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江少虞事實類苑嘗稱其苦吟詩貧居詩峽中聞猿詩哭高舍人詩寄張詠詩諸佳句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客舍詩方回瀛奎律髓稱其渭上秋夕閒望詩秋日題瑯琊寺詩落葉詩少虞類苑又記其在浙江時好事者畫爲潘閬詠潮圖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又記長安許道寧畫其華山詩爲潘閬倒騎驢圖而同時若王禹偁柳開寇準宋

白林逋諸人皆與贈荅蓋宋人絕重之也文獻
通考載逍遙詩三卷宋史藝文志則作潘閻集
一卷原本久佚未詳孰是今考永樂大典所載
裒而錄之編為一卷而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
亦併採輯以補其闕雖不能如通考著錄之數
而較宋志所載則約略得其八九矣其古意一
首今刻唐詩者皆以為崔國輔作而永樂大典
則題閻名疑以傳疑亦始併錄之而註其舛異
於本題之下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逍遙集提要

二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分校兼纂修官臣余集

逍遙集

四庫全書館纂脩本

大名 潘 闐 著

送王長洲禹偁赴闕

蒿蘭不竝香涇渭安同流
小人有千險君子生百憂
名

重聖主徵道光史策收一鶚
秋空飛鳥雀徒啾啾
按此詩王

禹偁從滁州貶所復召闕作是詩送之

曉泊嘯浦寄剡縣劉貺員外

曉汎剡溪水晚見剡溪山
徘徊駐行權待月思再還
漁

唱深潭上鳥棲高樹閒
應當金石交念我無暫閒
按此詩從

逍遙集

剡錄補入

送孫學士兩浙轉運使兼簡杭州知府張侍郎

吳山挂魂碧浙江入夢清
且暮東南望徒使華髮生
君

今運邦計不得同舟行
卽聽江倉豐竝見汴廩盈

曉帆疊疊飛夜櫓連連鳴
貪吏誠守廉饑民蘇念生
岸

花有異態沙鳥無嬌聲
錢塘太守賢好共致昇平

古意 按此詩乃唐崔國輔作永樂大典作潘闐詩疑誤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
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金山寺畱題

金山碧崔嵬我泛扁舟來虛閣登還下長廊去復迴梵
刹絕頂立僧房八面開波濤起蛟蜃洞穴生風雷千載
有高松萬古無纖埃葛衣惹秋雲草履黏蒼苔孤城寒
角動片帆暮鐘催朗吟成章欲返猶徘徊

闕下畱別孫丁二學士歸舊山

名利路萬轍我來意如何紅塵三尺深中有是非波波
翻幾潛沒來者猶更過歸去感知淚永灑青松柯

贈道士王介

頭冠星斗光七十鬢不蒼篋有化金方詩無入俗章舉

逍遙集

步雲霞輕出語芝朮香約我游羅浮絕頂天風涼

雪夜有感

大雪擁蓬戶寒夢不成歸孤坐北窗風飄落辭家衣向
曉酒力減背壁燈影微誰知游子心暗逐長空飛

贈馮德之道士

上清消息久不聞紫鸞丹鳳應離羣羲和縱轡日又曛
九衢旦暮徒紛紛誰識天書數行字識者便是真僊子
直言鉛汞成還丹鍊之餌之身不死嵩陽道士早來別

纔承天澤辭玉闕

樞密諫議錢公特
奏紫衣故有是句

紫章深祕莫漏泄

他年華頂爲君說

憶賈閩仙

風雅道何元高吟憶閩仙人雖終百歲君合壽千年骨
已西埋蜀魂應北入燕不知天地內誰爲讀遺編

與人游會潤州金山寺

浮生難會此此寺絕塵埃容易莫言去等閒爭得來江
聲寒若吼山色翠如堆自是忘機者凭闌不忍迴

望湖樓上作

望湖樓上立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浦浦一作界看雲過別

逍遙集

三

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閒迴首重門閉蛙鳴夕照閒
鳴一作聲

寓泊浙江寄漢陽孫邁郎中

維揚相別後十載浙江居氣概貧猶在顛狂老漸疎已
憑天柱客曾寄漢陽書近見人來說才華患有餘

錢塘秋夕旅舍感懷

永夜不能寐開門懶復開片心生萬緒孤枕轉千迴敗
葉聲如雨狂風響似雷更堪江上笛歷歷有餘哀

秋日旅舍感懷

秋色入簷楹開門開復局愁人欲長醉薄酒又還醒攬
照頭將白逢誰眼漸青漸疑暫祇應南與北唯此念飄零

歲暮自桐廬歸錢塘晚泊漁浦

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
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人飛

孤山寺易從房畱題

寶塔孤峯頂師居積翠中四邊湖水繞一逕郭門通香
滴松梢雨涼生竹簟風閒吟與閒坐此興與誰同

春日對酒書事

逍遙集

四

車馬不暫駐年光如瀉波人閒歡樂少陌上別離多往
事祇如此浮生終若何花前一尊酒得失且高歌

渭上秋夕閒望

秋色滿秦川登臨渭水邊殘陽初過雨何樹不鳴蟬極
浦涵秋月孤帆沒遠煙漁人空老盡誰似太公賢按此詩從

瀛奎律髓補入

與張覃秀才鄴中途次言別

南北各何之重來寧有期相將行數里欲別立多時野
店人煙迴前村草木衰祇應今夜夢未苦遠分離

敘事荅所知

久客向天末唯將鸞鶴羣
盈虧頻歎月舒卷幾憐雲
有志光國無才可佐君
知音時見贈應達聖朝聞

暮春漳川閒居書事

吟齋漳水濱孤僻度殘春
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
鐘聲來遠寺山色徧諸鄰
門有誰相訪僧過豈厭頻

夏日宿西禪院

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
夜涼如有雨如一作知院靜若無

僧若一作似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
浮生多賤骨時日恐

逍遙集

五

難勝

舟中自吳之越寄潤州柳侍御開楊博士邁

兩岸山光合況當三月天
好花紅照水芳草綠隨船
貨藥村橋醉收帆野渡眠
因思二朝客同泛恐無緣

上李學士

名場欲獨立一念一心寒
白日昇天易明時取仕難
家園半牢落鬚髮漸衰殘
試把平生業來投作者看

中秋無月

西風妒秋月浮雲重疊生
一夕不見光雙目如失明
立

恐疾足折坐覺愁抱盈汎當百蟲苦遶階千萬聲

秋日題琅琊山寺

巖下多幽景且無塵事喧鐘聲晴徹郭山色曉當門深
洞藏泉脈藏一作通懸崖露樹根更期來此宿絕頂聽寒猿

落葉

片片落復落園林漸向空幾番經夜雨一半是秋風靜
擁莎階下閒堆蘚徑中谷松與巖檜寧共此時同

敘吟

高吟見太平不恥老無成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搜

逍遙集

六

疑滄海竭得恐鬼神驚此外非關念人閒萬事輕

北高峯塔

北高峯上塔竟上最高層嘗謂人難到何當我獨登天
香聞不斷海月見微稜懶下紅塵路重來恐未能

瓜州臨江亭留題

誰構危亭已半空野人時得恣疎慵閒觀揚子江心浪
靜聽金山寺裏鐘醉臥豈能妨燕雀狂吟爭不動魚龍
夜來雨歇蛙聲亂憶著嵩陽千萬峯

秋日登樓客次懷張覃進士

聞說飄零亦異鄉，登樓吟望益悲涼。當時欲別言難盡，他日相逢話更長。蟬噪水村千萬樹，鴈過雲岫兩三行。明朝策蹇還無定，空倚危欄到夕陽。

寄贈柳殿院開授崇儀使赴邊上

從來長見說兵機，今日君恩志豈違。驄馬不騎騎鐵馬，繡衣休挂挂戎衣。雄師已聽心皆伏，醜虜將聞魄盡飛。應笑苦吟頭白者，二南章句轉衰微。

維揚秋日牡丹因寄六合縣尉郭承範

遠欄忽見思傍徨，造化功深莫可量。穠豔算無三月盛，

逍遙集

七

殘紅更向九秋芳，萬家珠翠還爭賞。一郡笙歌又是狂，惆悵東籬下黃菊，有誰來折泛瑤觴。

樽前勉兄長

一家久寄浙江濱，倏忽如今二十春。須信百年都似夢，莫嗟萬事不如人。樽中有酒何妨醉，篋裏無金未是貧。但看故鄉榮達者，算來多葬北邙塵。

赴滁州散參軍途中書事

微軀不殺謝天恩，容養疎慵世未聞。昔日已爲閒助教，今朝又作散參軍。高吟瘦馬衝殘雪，遠看孤鴻入斷雲。

到任也應無別事願將清俸買香焚

聞高舍人錫下世

早掌綸言世盡知豈期謫宦至于斯生前是客能投卷
死後何人爲撰碑譏佞萬端應已矣文章千古恐無之
野夫舊句多蒙賞昨日閒思淚暗垂

長安道中

游子辭鄉早高堂親已老燕來不東飛寄書何日到

題思歸鳥

高枝枝上鳥終日叫思歸如斯羽翼全何不望鄉飛

逍遙集

八

謝寇員外準見示詩卷

一軸新詩意轉深幾迴看了又重尋最憐積水浮秋漢

閒望滄溟盡日吟

君有積水浮秋漢
殘陽照遠山之句

送成庫部肅建安監稅

萬樹青青帶雨寒離亭相別淚闌干莫將便作無情物
亦待抽身入建安

中秋月

待月中秋上古城迴然光掄別宵明野人望久翻惆悵
無奈浮雲滅又生

呈錢塘知府諫議

再到錢塘眼暫清騎驢看月又南行可憐一片西湖水
不得垂綸老此生

金陵禁林有感

六代繁華難重問此時興廢動吟情空流一帶秦淮水
朝暮惟聞嗚咽聲

到錢塘卻寄姑蘇太守

姑蘇太守義何長東泛仙舟已不忘更借洞庭湖上月
數宵相送到錢塘

逍遙集

九

贈林處士逋

雲翦烏紗霧翦衣存神養氣語還稀人人盡喚孫思邈
只恐身輕白日飛

按宋詩紀事霧作霜日作烏

宿靈隱寺

繞寺千千萬萬峯滿天風雪打杉松地爐火煖黃昏睡
更有何人似我慵

按此詩從咸淳臨安志補入

贈吳處士棊

昔日長饒國手先如今多病臥林泉有時閒倚青松笑
猶憶曾輸一著玄

留別金山寺

山頂風搖萬樹鳴，扁舟欲解覺難行。
羨師齋後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

書璿公房牡丹

一作暮春間水南草衣院有牡丹花開，洎到已謝，因成二十八字書

壁之於

寺中聞說牡丹花，多少人爭耳傍誇。
潦倒參軍來看晚，數枝已謝病僧家。

旅舍秋夕書懷

邊鴻過盡背枕臥，弟姪無書愛膽破。
蛩聲更苦不忍聞，

逍遙集

十

半夜起來塞耳坐

中秋與柳贊善開宗贊善坦寇學士準宿宋拾遺

白宅不見月

共約中秋來看月，一輪終不見清輝。
衆人眠後唯孤坐，翻憶無雲宿翠微。

寄石隱之

獨上危樓返照閒，亂鴉羣鳥噪迴還。
故人歲暮在何處，空見千山與萬山。

送馮尊師德之出長安

浩浩霜風萬木寒
高吟大醉出長安
杖頭一卷金丹訣
塵世何人借得看

與道士馮德之話別

一宿山房話別離
慙懃勸我酒盈卮
更教弟子橫琴送
彈徹悲風盡淚垂

聞陳贄郎中下世

有家數口寄伊川
孤宦東西二十年
見說葬時無一物
空雷滿篋舊文編

喜臘雪

逍遙集

十一

久旱臘月如夏熱
夜來忽降一尺雪
叫謝上天聲應徹
且壓瘴氣不作孽

宮詞

學畫蛾眉獨出羣
當時人道便承恩
年年不見君王面
花落黃昏空掩門

過華山

高愛三峯插太虛
掉頭吟望倒騎驢
掉一作昂旁人大笑從
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
一云終擬全家向上居

題資福院石井

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
強跨蹇驢來得到，皆疑渴殺老參軍。
按此詩從能改齋漫錄補入

曹娥廟

曹娥廟前秋草平，曹娥廟裏秋月明。
扁舟一夜炯無寐，

近聽潮聲似哭聲。

按此詩從會稽志補入

九華山

將齊華嶽猶多六，若竝巫山又欠三。
好是雨餘江上望，

白雲堆裏潑濃藍。

按此詩從方輿勝覽補入

離滁陽詩

逍遙集

十一

長亭黃葉正紛紛，一曲驪歌酒十分。
須信滁陽人有意，滿城來送散參軍。

書詩卷末

一卷詩成二十年，晝曾忘食夜忘眠。
莫言不及相如賦，誰敢高吟漢帝前。

逍遙集

募刻洞霄圖志疏

餘杭西南一十八里山曰天柱洞曰大滌宮曰洞霄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其山自天目西來蜿蜒迤邐將赴錢塘先於此盤迴渟蓄以鍾其靈秀宜乎爲人文之淵藪僊真之窟宅也宮肇於漢擴於唐重興於武肅錫名於祥符而宰執提舉之制盛於南宋名賢大儒濡染翰墨篇籍繁多則志乘爲不可缺也本宮之志宋時唐子霞之眞境錄爲最古久佚不傳元時鄧牧心先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後廣爲洞霄圖志六

洞霄圖志募疏

卷又哀集名公題詠爲洞霄詩集十四卷其書世尙有傳本而本宮獨缺佚不存今所刊存者僅乾隆癸酉錢塘聞人先生所纂宮志五卷而已郡城鮑氏知不足齋從吳門書肆得見鄧氏洞霄圖志及詩集係廣陵馬氏家藏鈔本欣然購以畀之山中參攷圖志所載宮觀洞府之雄勝俯仰遺址盡付荆榛而祕籍僅存得以追摹五百餘年之盛軌不可謂非名山之幸事矣亟謀付之梨棗以廣流傳惟是仁恩等忝屬住山稻粱淡薄力難成此盛舉用是徧叩搢紳鉅公

慶遺籍之偶存振先哲之墜緒慨然布金合力糾舉
不朽勝事勗於斯矣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仲冬住持道末

陳仁恩
張禮恭

同募

洞霄圖志募疏

二



捐資助刊姓氏

餘杭縣知縣田嘉種 穎菴陝西臨潼人

銀捌兩

餘杭縣丞王士元 超菴陝西三原人

銀肆兩

餘杭縣丞楊秉軸 碩菴直隸天津人

銀肆兩

餘杭縣尉胡光焯 炎亭江西廬陵人

銀肆兩

餘杭縣學教諭閔大夏 長山歸安人

銀貳兩

餘杭縣學訓導陶珮 鐵珊嘉興人

銀貳兩

梁同書 山舟錢唐人

銀拾兩

俞廷綸 柱峯餘杭人

銀肆兩

洞霄圖志助刊姓氏

董作棟 書巢餘杭人

銀貳兩

何塋 簡齋餘杭人

銀叁兩

陳紹翔 東園餘杭人

銀肆兩

鮑吳條 梅田餘杭人

銀肆兩

孫麗春 熙甫仁和人

銀叁兩

張燕昌 芑堂海鹽人

銀叁兩

陳紹羣 訥堂餘杭人

銀貳兩

王璋溪 餘杭人

銀壹兩

陳青來 餘杭人

銀貳兩

喻會貞

餘杭人

銀肆兩

喻鳴謙

餘杭人

銀壹兩

孫函齋

餘杭人

銀貳兩

曹硯齋

餘杭人

銀貳兩

邵雨田

餘杭人

銀壹兩

姚南廬

餘杭人

銀貳兩

施彙征

餘杭人

銀壹兩

貝增達

餘杭人

銀壹兩

沈城

餘杭人

銀貳兩

沈增

餘杭人

銀貳兩

沈維壩

餘杭人

銀壹兩

汪兆麒

餘杭人

銀壹兩

潘玉璣

餘杭人

銀壹兩

汪應恭

餘杭人

銀貳兩

李嶙

餘杭人

銀壹兩

盧松

餘杭人

銀壹兩

方焜

餘杭人

銀貳兩

沈國禎

餘杭人

銀壹兩

洞霄圖志助刻姓氏

西翰堂黃

餘杭人

銀壹兩

紀上堦

餘杭人

銀壹兩

吳文蔚

餘杭人

銀壹兩

王粹然

餘杭人

銀壹兩

王浩然

餘杭人

銀壹兩

鮑宸鐸

震之餘杭人

銀貳兩

棣萼堂陳

餘杭人

銀貳兩

黃世烈

雲亭餘杭人

銀壹兩

俞楹

覺軒餘杭人

銀壹兩

洞霄圖志助刻姓氏

三

華雅堂沈

餘杭人

銀壹兩

高元爝

鑑亭餘杭人

銀壹兩

邵應鳳

岐陽餘杭人

銀貳兩

吳鶴林

餘杭人

銀壹兩

盛邠田

餘杭人

銀壹兩

汪允和

餘杭人

銀貳兩

潘之松

幹亭餘杭人

銀貳兩

蔡世瞻

德華餘杭人

銀貳兩

朱滋

上升餘杭人

銀貳兩

王治國

楚良餘杭人

銀貳兩

朱本

人立餘杭人

銀貳兩

高拔

象山餘杭人

銀貳兩

費汝德

信川餘杭人

銀貳兩

范廷樸

餘杭人

銀壹兩

孫廷樑

德華餘杭人

銀壹兩

陳憲祖

德章餘杭人

銀壹兩

孫潞

錦江餘杭人

銀壹兩

孫敬業

榮昌餘杭人

銀壹兩

洞霄圖志助刻姓氏

四

孫廷樞

顯臣餘杭人

銀壹兩

孫元發

合章餘杭人

銀壹兩

高景崧

巍嶽餘杭人

銀壹兩

邵逢春

載陽餘杭人

銀壹兩

邵文煥

韞齋餘杭人

銀壹兩

吳岳

泰占餘杭人

銀壹兩

六箴堂李

餘杭人

銀壹兩

